

## 第二十章 拘留所的一日

松岗少爷在年底前离开上海，经日本赴美国留学。一个月後，容定的妻子罗米产下容家的第四个儿子容穗。但是，罗米出院的那天早晨，容定刚要让司机老乐载自己去接太太出院，商埠印书馆董事长张翰林的一通紧急电话，使容定不得不改变主意，赶到虹口巡捕房，在那里整整待了一天。

虹口巡捕房的通向门厅的大门一直开着。门厅里的柚木地板一尘不染、亮得光可鉴人。一女四男五名全副警服的日本值班巡捕站在黑色问询台後，脸色呆板地望着大门。容定是巡捕房的常客，他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

“魏特里书记官在吗？我要见他。”容定问。

“书记官正在办公室，要见他，请在这里签名。”女巡捕打开问询台上的访客登记簿。她知道，容定对这个巡捕房熟门熟路，几乎每个礼拜都来这里公干，所以勿需多加盘问或指导。

容定朝其余几个巡捕礼貌地点点头，夹着牛皮公文包，离开问询台朝通向二楼的楼梯间走去。

自从191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将租界的东区和北区，也就是苏州河以北地区的公共治安事务归日本人管理以後，虹口巡捕房里的巡捕全部由日本人担任，只有虹口巡捕房分区巡官和分区书记官这两个职务仍旧由英国人担任，以便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保持某种联系。容定现在为了张翰林所托的急事，要去见英籍分区书记官魏特里。

张翰林在商埠印书馆主要创建人方瑞不幸遇刺身亡後被推选为商埠印书馆的董事长。他今天急电容定要请帮忙的事却与商埠印书馆没有丝毫关联。他急电容定的原因是原

先在张翰林家当临时裁缝的小乐，也就是现在容家当汽车司机老乐的另一个侄子，上个月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去一家当警官的洋人家里管理衣物。昨天，突然被虹口巡捕房以偷窃东家财物的罪名逮去。照张翰林和老乐的担保，小乐是个胆小忠厚的老实人，从宁波家乡到上海谋生不到半年，绝对不会干出偷窃这类坏事。所以，他的被逮一定是误会，务请容定尽快把小乐从虹口巡捕房保释出来。

容定登上楼梯，通过长长的走廊，走向书记官魏特里的办公室。走廊两边有十几间办公室，电话铃声和中文日文的交谈声像波浪一样从那些办公室里溢出。

书记官的办公室在走廊转角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门口贴着一张一周每天办公时间的日程表。办公室里的家俱朴素而实用：厚绿呢上压着玻璃板的半旧书桌，两把折叠椅，墙的一边摆满铁皮文件箱，另一边是一张罩着棉布沙发套的沙发，沙发上方的墙上挂着公共租界的万国旗。

书记官这个职位在巡捕房里并不高，但是却掌握着处理案件顺序、查核交保手续、登记收押命令、记录存档口供、查核财务会计等巡捕房里的实际操作大权。

作为巡捕房的文职官，上班时间不要求穿警服，书记官魏特里穿着胳膊处缝着皮革的西式便装和灯芯绒裤，白衬衫，没戴领带，胡子刮得很干净，很难判断他的年龄，肥胖的身躯压在书桌后的那把折叠椅上，每次扭动身躯，折叠椅就会发出呻吟。

“早安，容律师。有什么可以效劳？”书记官魏特里问容定，同时挥手请容定在书桌前的那把折叠椅里坐下。

“我来给乐至华先生办理交保释放手续。乐至华先生是昨天给贵处抓进来的。”

“我必须先查核一下这位先生的案情，然后决定对容律师的要求批准与否。”

“我在这里等候结果。”

魏特里又问了一下容定要保释的小乐的大名，然后站起来走到一个铁皮文件箱后，打开一个抽屉，脑袋凑近挤得满满的文件夹，好像警犬嗅闻线索，用肥大的手指抽出一份文

件夹。

“容律师，我恐怕不能答应你的要求，”魏特里看完文件夹里的文件，回到书桌，严肃地说。

“请说明理由。”

魏特里没有马上回答容定，却把文件夹交给容定，做了一个你自己看的表情。

文件夹里是一份记录的口供：嫌疑犯乐至华在巡捕房拘留所里承认替东家考克立先生整理衣物的时候，偷窃东家的金怀表。口供的笔录人是副巡长山口，供词是嫌疑犯被逮後在虹口巡捕房的拘留所里录下的。

“我能在此确认那位东家是当警察的吗？”容定把文件夹还给魏特里。

“他是考克立先生，本分区巡捕房的巡官。总之，我很遗憾，不能答应容律师的保释要求。此案嫌疑犯已经招供，按照规定，他将在24小时内送往会审公廨接受判决。”

“我要求探视乐先生。”

魏特里松开严肃的脸容，“可以，具体手续请到拘留所办理。”

书记官所指的拘留所，就在分区巡捕房同一栋建筑里。根据会审公廨和公共租界巡捕房达成的协议，任何嫌疑犯在被审判前可以在分区拘留所最长关押48小时。

容定下楼，回到大厅，穿过大厅另一侧的大门，经过很多条走廊和楼梯，终于来到拘留所入口的铁栅栏门前。门前，有一张大书桌，在此办理探视嫌疑犯的手续。容定到达这道门时，看到一个日本警官正在跟一个抽烟的英国警官热烈地谈论什么。

英国警官身材魁梧，宽肩厚臀，嘴唇有些干裂，鼻子下的白胡子修得很短，红润的面颊上长着几片老人斑。他看到容定走来，动作夸张地把吸剩半支的香烟扔在水泥地上，用靴跟踩瘪，然后用手僵硬地碰了碰警盔的帽沿。

“是考克立巡官吗？您好。”容定知道这个巡捕房里一共只有两个英国人，而眼前这个英国巡官的名字刚刚在乐至华的供词里见过。

“我要求探视乐至华先生，我是他的律师。”

“这是件盗窃案，像这样的小案子，律师探望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三点，现在时间未到，我不该坏了这个规矩。”

“我必须很抱嫌地指出，没有好好遵守规矩的是贵分区巡捕房。如果我没有认错人的话，这件盗窃案就发生在阁下家里，阁下是本案当事人，理应迴避本案的捕、审、判。所以，阁下现在利用职权，把本案定性为小案子，不让我去探视乐至华先生是很不守规矩的。”

“我在这个巡捕房已经待了十八年，从巡捕升到分区二级巡官，我应该受到比嫌疑犯更多的信任吧。”

“我没有怀疑你做了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请问阁下是让还是不让我进去探视？”

“如果我不改变主意呢？”

“传出去的话，有碍贵分区巡捕房的声誉。阁下的档案里要留记录的。”

考克立巡官的脸色立即起了变化，从公事公办的一脸正经变成有事好商量的友善。容定的回答戳到了考克立巡官的软肋。考克立在虹口巡捕房从副巡长当起，历任巡长、副巡官、巡官，再熬两年就可以退休，享受工部局优渥的退休待遇。但是，在这两年里如有任何不良纪录载入档案的话，一直跟到退休，会影响退休待遇。这个矮个子中国律师真厉害。

“我们警方一贯配合律师探望犯人。请在这里签个字，我马上给阁下放行。”考克立巡官的声音表明他不想跟容定闹更多的对抗。

容定在铁栅栏门前的那张大书桌上签名。铁栅栏门打开，刚才跟考克立巡官谈话的那个低阶位日本警官带着容定进入拘留所。

考克立巡官看着容定的背影又点燃一枝烟，故作镇定地从大鼻孔里呼出两道烟雾。

他不会想到此刻容定心里正在给他下评语：“任何组织都有几个害群之马，人性朝恶处想没错。”

容定被带到拘留所狭窄的探视室里等待乐至华。探视室里只有一扇开向走廊的窗户，将走廊里的电灯光带入探视室。探视室里的两把折叠椅，刚好把空间塞满。日本警官将乐至华带入探视室後，让门开着，自己站到走廊里，隔着窗户脸色严峻地望着容定和乐至华。背着灯光，日本警官的侧影印在窗上：尖鼻、暴牙、短脖子。

就着探视室里昏暗的灯光，容定尽量把张翰林托付给自己的当事人看个清楚。乐至华是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子，眼球充血，显然没有睡好，头发浓密，不到二十五岁，穿着裁剪合身的黑色棉袄和棉裤，没有穿袜子，脚上穿着半新的棉鞋，鞋面上沾满泥巴。最令容定注意的是乐至华走路右脚步伐不稳。

容定向乐至华作自我介绍：“我是容定律师，受你旧主人张翰林之托，当你的辩护律师，也就是你法律上的保护人。现在，告诉我，你走路一向这样一拐一拐的吗？”

乐至华一边微微摇头，一边胆怯地朝窗外日本警官那边看。

容定一下子察觉乐至华惧怕日本警官的心理，大声说：“我是来保护你的。你必须说实话，如有半句谎话，就是对不起张翰林和你自己。告诉我，你走路一向这样一拐一拐的吗？”

乐至华被容定的音量壮起胆来，说：“给他们打的。。。 ”说着用手拉起右腿的棉裤，露出一道可怕的伤口：右侧小腿中段血肉淋漓，白色的腿骨暴露在外。。。

“嫌疑犯，不许乱讲话！”日本警官突然说着憋脚的中国话，冲进探视室，吓得乐至华把话都吞回肚去。

“警官先生，根据《公共租界巡捕房管理守则》第七款第四条，‘巡捕房保证辩护律师探视犯人的权利，辩护律师探视犯人期间，如受警务人员干扰，视情节轻重，以违纪罪处罚’。警官先生，我已经把你臂章上的号码记住了。如果，你再恐吓我的当事人，我

立刻向工部局铨叙委员会举报。现在，请你立即离开这间房间！在探视时间到达之前，除非乐先生有逃跑嫌疑，不得打断我的探视！”容定边说边从公文包里取出纸和笔，当真把日本警官的臂章号码记录下来。

日本警官气鼓鼓地退出探视室，回到隔窗监视的位置。

容定赶走日本警官的能耐使乐至华放下心来，在容定的开导下，他把自己怎么会抓进虹口巡捕房的过程一五一十讲出来：

乐至华是考克立巡官先生雇来给全家人整理旧衣、购买衣料、裁剪新衣的私家裁缝。昨天，考克立先生拿给乐至华一件半旧的西装，要乐至华照样用新的衣料缝制一套新的西装。乐至华把这件西装的款式里里外外琢磨透后去金陵路的名呢庄购买衣料，回家后，考克立先生问他有没有看到那件做样子的西装表袋里有一只金怀表。

“没有看到。”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这么久，是不是去当铺把我的怀表卖了？”

“我是去金陵路给你老爷买衣料。”

“怎么回来这么晚？”

“回来的时候在路边吃了一碗‘过浇面’。”

“跟谁一起去的？”

“我一个人。”

“没有证人，怎么相信你！”

考克立先生对于丢失金怀表非常生气，这时刚好到考克立先生家做客的华籍包探长安先生建议把乐至华送到巡捕房去吓唬一下，准能掏出实话。考克立先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把乐至华以偷窃嫌疑为名抓到虹口巡捕房。

进了虹口巡捕房的拘留所，乐至华被关在单人房里，由日籍山口副巡长（也就是现在在隔窗监视的那位日本警官）初审。邀功心切的山口副巡长亲自动手打伤乐至华的背部、

双臂、右腿。。。

“看这里，还有这里，这里，”乐至华哭声呜呜，撩起衣服把伤处一一指给容定看，讲完了自己被屈打成招的经过。

容定认认真真地作记录。一边记录，一边可以感受到山口巡长隔着窗户的恶意目光。容定明白自己不再是在处理乐至华的保释案，而是在对付一件巡捕房内部的渎职案。

“时间到了，”山口副巡长凶巴巴地走了进来，宣布探视结束。

“警官先生，请告诉我，乐至华先生身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

“那些伤口是他进来之前就有的。”

“既然如此，我要求看拘押时的验伤单。”

“拘押时，我不在场。”山口双手一摊，露出验伤单的事跟我无关的表情。

“既然警官先生当时不在场，凭什么说这些伤口是在拘押前带进来的？”容定提起公文包，“警官先生可以选择 not 回答我，我会查明这些伤口的真相。从现在起，乐先生身上如发现新的伤口，我立刻会把乐先生转往总巡捕房拘留所。从现在起，小乐，任何人问你问题，你都不要回答，除非我在场。”

容定不等张口结舌的山口副巡长回过神来，便昂然离开了探视室。

如果山口和考克立认为难缠的容定探视完乐至华後便会离开虹口巡捕房，那么这两个警官大错特错了。

容定离开探视室後，重新返回书记官魏特里的办公室。

“魏特里先生，我要查看虹口巡捕房拘押乐至华时签署的所有文件。”

“容律师发现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吗？”

“这些文件是对外公开的，人人可以查阅，请予方便。”

“都在这里。”魏特里并不介意容定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问题，从文件箱里取出一个大文件夹，交给容定。

容定打开文件夹，仔细地翻阅文件夹里的每一张纸，最后抽出其中一张，问书记官：

“请问，我能要一份这张单子的拷贝吗？”

“你可以操录这张单子的内容，这是我能给予容律师最大尺度的方便。”

容定二话不说，在办公桌前的折叠椅里坐下，打开牛皮公文包，用自来水笔在拍纸本里记下这张单子的内容。然后问：“这个时候，我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安探长？”

“运气好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在高级警官餐厅找到安探长。”

高级警官餐厅是一间雅致的长方形房间，专供巡长以上职位的警官用餐休息。虹口巡捕房里共有五位巡长以上职位的警务人员，这里却有六张铺蓝白格子桌布的餐桌。餐厅中央停放着一辆三层金属推车，最底下一层放着装满苹果香蕉的玻璃盘，中间一层放着西式饼干糖果，最上面一层放着用棉垫保温的装咖啡和绿茶的不锈钢壶，以及中西式的杯盘。

六张餐桌，五张空着，离门口最远的那张餐桌上坐着虹口巡捕分房的华籍安探长。安探长一头黑发上足发油，胡子修得像用粗铅笔画出的一条杠，横在嘴唇上。他的五官有棱有角，阔气的西装，像刚从西服铺里买来那样光鲜。他正在看报，打发不办案子时的闲暇。

“是安探长吗？鄙人是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容定，乐至华的辩护律师。我能在这里坐下吗？”容定出现在安探长面前。

“请。”安探长头也没有抬起来，却用眼角警惕地把突然出现的律师打量一番。

“想请教探长几个问题，方便吗？”

“五分钟後我要去开会，”安探长抬起头，掏出怀表看了看。“你想要知道什么？”

“乐至华是安探长昨天押进拘留所的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根据这张拘留所接受乐至华时的收押单，”容定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刚才在魏特里

书记官办公室里抄录的单子。

“既然你已看过收押单，为什么还要问呢？”

“因为收押单上不仅有阁下为押送人的名字，还有一件没详细说明但是我能猜到的事情，想请探长证实一下。”

“你想证明什么？”

“乐至华从探长手里交给拘留所的时候，探长没有看到也没有报告乐至华健康上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

“你是指什么不正常现象？”

“任何不正常的现象，比如说，右腿走路不方便，一拐一拐像个瘸子。”

“对不起，时间已到，我要开会去了。”

安探长霍然站起来，碰翻椅子，转身向门口走去。容定坐着没动，却对着安探长的背影说：“任何人关押进拘留所时，都要经过体检，如有不正常之处而没有记录在收押单上，那就是安探长失职！安探长放弃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吗？”

“谁说嫌疑犯乐至华关押进拘留所前身上有不正常之处？”安探长在通往门口的中途停住，返回身来问。他的口气很平静，但是目光露出惊恐。

“也就是以安探长之见，乐至华进拘留所时身上没有不正常之处？”

“你们律师喜欢一遍一遍问同样的问题，只要有一次的答复跟上次的答复有出入，就被你们抓住把柄，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你以前这样被律师捉弄过吗？”

“我要去开会了。”安探长再次抬脚向门口走去。

“安探长这样离开，违背《公共租界巡捕房管理守则》第六款第一条，‘巡捕房警务人员不得吊难、搪塞、拖延在押嫌疑犯的辩护律师调查案情，情节严重者当予纪律处分。’我要向工部局铨叙委员会举报安探长。”

容定的话就像支配玩具的发条，安探长收住双脚，转过身来，冷冰冰地说：“据我所知，嫌疑犯乐至华押到拘留所时，经过体检，身上无不正常的地方，关押单上说得没错。我可以离开了吗？”

“谁做得体检？”

“法医桑帕医生。”

“非常感谢安探长花费宝贵时间帮助我调查案情。”

安探长满脸怒容地离开高级警官食堂。

容定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正在编织一张大网，只剩一步，就可以收网了。他走楼穿廊，回到拘留所的铁栅栏门前。山口副巡长一个人坐在登记探视的大书桌前，看到容定再次出现，故意把脸转过去，不朝容定看。

“我要求法医桑帕医生立即给乐至华先生做体检。”容定提出要求。

“对不起，我无权对此作批准。”山口的脸仍没转过来。

“谁有权对此作批准？”

“考克立巡官，巡捕房里只有他有权对此作批准或不批准。”

“我要见考克立巡官。”

“我不知道考克立巡官在什么地方。”

容定明白自己对执行收网前的最後一步想得过于乐观了。再跟这个山口副巡长纠缠下去毫无意义。当务之急，是找到考克立巡官。

容定提着感觉上越来越沉重的公文包回到巡捕房大厅的黑色询问台前。

“我有急事，要找考克立巡官。”容定对询问台後的女巡捕说。

“对不起，考克立巡官此刻不在巡捕房。”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考克立巡官是这里的最高阶警官，他不在巡捕房的时候，谁代行他的职务？”

“考克立巡官没有交代，容律师能不能改天再来找他？”

“我能用一下这里的电话吗？”

女巡捕对容定的回答摸不着头脑，“请便。”她指指问询台上排成一排的三架电话。

容定挑了一架最靠近巡捕们站台的电话，拨通了《字林西报》的记者采访台，将乐至华24小时内的经历告诉对方，并且请对方明天务必出席旁听会审公廨的开庭，开庭时他容定会要求法庭当场检查乐至华身上的伤口，因为现在诺大的虹口巡捕房里居然无一人有权批准对乐至华作体检。接着，容定又拨通了《申报》的记者采访台，重复了刚才告诉《字林西报》的内容。接着，容定又拨通了《新闻报》的记者采访台，重复了刚才告诉《申报》的内容。接着，容定又拨通了日本驻上海的新闻机构《同盟社》，重复了刚才告诉《新闻报》的内容，。。。容定讲话的声音很响，站在问询台后面一女四男的日本巡捕，对容定的讲话内容听得一清二楚。

容定刚要拨通第七家报社的记者采访台时，一只毛茸茸的手从容定背後伸过来，按住电话的揿座。

“容律师，你有事情找我？”

容定回头，看到考克立巡官出现在身旁。巡官的後面站着一个人。

“我要求立刻给在押人乐至华检查身体。我探视他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严重的新现伤口，必须立即验伤。现在不验，明天法庭上验！”

“批准验伤。这是桑帕医生。”

桑帕医生，四十来岁，头发稀疏，戴着黑框眼镜，上过浆的白大衣笔挺地挂在他瘦小的身躯上，脖子上套着听诊器，背上斜挂着白色金属医疗箱。他穿着黑皮鞋，双脚不断改变重心，好像没有一条腿能够支撑他的体重。他是日本巡捕接管虹口巡捕房後被留用的印

度籍法医。

按照巡捕房的规定，辩护律师不得踏进拘留所关押嫌疑犯的牢房。经过又一番争辩，考克立巡官答应把乐至华带到探视室，让桑帕医生当着容定的面给乐至华验伤，并且允许容定将桑帕医生签署的验伤单上的内容操录下来。

容定离开虹口巡捕房时，太阳已经下山。这时他才突然想起要赶紧回家看望罗米和新生的四子容穗。

第二天上午，会审公廨专门审理盗窃案的法庭旁听席上挤满容定招来的各大中西报刊记者。法官听取容定为乐至华所做的辩护词，查看了容定出示的拘押单和验伤单的抄录内容，并将抄录内容和代表虹口巡捕房出庭的魏特里书记官、安探长、桑帕医生作了核对。最后，法官耸肩皱眉，露出一脸厌烦案情的样子，宣布：

“鉴于证据不足，本偷盗案的嫌疑人乐至华先生立即释放。乐至华先生是否在拘留所受到不当刑讯，与本案无关，本庭不予受理。散庭。”